

地350
42
部2027

第二十七册

卷三十二

地理考十二

卷三十三

地理考十三

新纂雲南通志

盧

燾



漢



題

新纂雲南通志卷三十二目錄

地理考十二

疆域四

歷代建置考釋一

漢晉郡縣考釋

建寧郡

興古郡

梁水郡

雲南郡

永昌郡

朱提郡

新纂雲南通志卷三十二

地理考十二

疆域四

歷代建置考釋一

滇自莊蹻開闢漸興文教郡縣之設則自漢始梁陳乃廢隋唐雖有州縣則羈縻耳爨部南詔大理爭長興替迄元初復置行省歷明清以迄於今在此二千餘歲中國經略斯土其所建置已據諸史地理志與補志所載有關雲南或涉及隣境者既摘錄之而諸志甚略不能明其地理猶有待於考證前此所修通志及州縣志莫不留意及此然或囿於見聞或存心附會故說多支離難以盡信茲復董理前修所說為之考釋是者從之非者辯明之反復求證而後定論其所

新纂雲南通志

卷三十二 地理考十二 疆域四

取材容或未盡所為立說容或未當然大體則或不至於謬也 茲

為考證略有數例一曰民族之分佈自漢以來南中郡縣多以方土

大姓為之長大姓所牧為其同種則民族分佈當與政治分區有關

可為對勘也其民族分佈地理別詳於族姓考 二曰歷代之分治既知民族集團有關於政

治分區則朝代更易建置名號或不同而民族集團如故其政治區

未必大異可互證也歷代政治區沿革圖詳之 三曰郡縣之分合所設郡縣分合靡常

既屬一郡地當相接後又分屬數郡亦各自相接或本數郡而後合

為一郡初亦當相近也其分合沿革表詳之 四曰水道路程之所經記錄地理多

言水道交通往還多記路程以河流路線之相續而知地理之遠近

且可辨其方位水道路程別為考釋附之以資取證 五曰山嶺平原之地形滇境山多而平原

少昔時設治當擇平原之產物較豐者地土未變不難以今而知古



也

其地理可參
潯州縣圖

總之地理與民族之關係影響於政治建置者甚巨可為參證本茲數例與史志相校復援引衆說則歷代建置可得有條理之說明其異乎前人則附辯之若臆說無理者則存而不論也

漢晉郡縣考釋

漢興因秦制分天下為十三部置刺史益州其一也益州刺史領郡九設越嶲益州牂牁三郡於西南境東漢增永昌郡分益州郡西部置蜀漢又增

雲南

分永昌越嶲置

興古

分益州牂牁置

朱提

分建寧郡南部置

三郡

凡七郡

設庾降都督

以統之

晉

以庾降地置寧州永嘉後置郡滋多由七郡分而為十八宋齊因之

雖有改易亦小節也

此十八郡中其地在今雲南者十有二茲先為漢晉郡縣沿革

表以其分合可知郡縣之相近又為漢晉水道考釋以其源流可知郡縣之相接既得大略乃列舉郡縣依次考釋之蜀漢庾降都督攝

七郡建寧興古雲南永昌朱提之地或全在今雲南或大部在今雲

南

越嶲郡在四川牂牁郡在貴州

茲以五郡分篇每郡後分為數郡者則又分別依次考釋

縣名又以漢晉郡縣沿革表及水道考釋附焉

建寧郡

史記西南夷傳「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侵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於是以為益州郡」三國志蜀後主志「建興三年改益州郡為建寧郡」晉書地理志「太安二年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為益州郡永嘉二年改益州郡為晉寧郡」宋書州郡志「建都太守晉成帝分建寧立」

按蜀漢之建寧郡至東晉分而為建寧晉寧建都三郡也三郡屬縣茲分別釋之請先言晉寧郡

(滇池)

漢志益州郡

滇池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

祠續漢志益州郡滇池出鐵有池澤晉太康地記晉志建寧

郡有滇池縣宋齊志滇池縣屬晉寧郡南中志晉寧郡滇池縣郡

治故滇國也有澤水周廻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曰

滇池王先謙漢書補注阮福曰上林賦文成顛歌文穎注顛縣

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顛與滇同然則武帝前滇池縣本作顛縣後人

因池加水為滇耳滇池讀為顛池以滇為義說文顛頂也言益州各

水四面下注於卑地此縣之地與池獨居高頂不當以顛倒為義

按史記西南夷傳莊蹻至滇池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

里此即今之滇池水經溫水注滇池城池在縣西北周三百里

許元封三年按二年之誤立益州郡治滇池城劉禪建寧郡也是知滇池

在滇池縣之西北審之地理縣治應在今之晉寧李元陽雲南通志

曰晉寧州漢滇池縣地晉隆安初按當作太寧二年置晉寧州按州為郡字之誤滇池縣本

益州郡治後益州改為建寧移治味縣復自建寧分立益州郡治滇

池縣益州又改稱晉寧而晉寧郡治滇池縣故唐初即以其地為

晉寧縣元以為晉寧州也又李元陽雲南通志天女城在晉寧州

西昔李毅之女秀代父領鎮時所築又曰廢晉寧縣唐武德初

按初下疑奪一置字蒙氏廢為陽城堡此知晉寧有晉唐故跡也道光雲南通

志曰漢滇縣當在今宜良何也漢書地理志滇池縣注曰大澤在

西滇池澤在西北夫大澤滇池澤是一乎是二乎如以為一志何以

複出言之且在西在北方位又不同耶大約大澤今陽宗海子滇池

澤乃今昆明海子陽宗海子在西非今之宜良而何第滇池為益州

郡治當地較他縣稍廣今之晉寧州及併入呈貢之廢歸化縣皆當屬滇池惟宜良北境當屬昆澤耳。陳澧漢志水道圖說曰「滇池縣大澤在西」今雲南河陽縣撫仙湖也其水東流入南盤江。按此二說蓋以漢志稱大澤滇池澤爲二故尋滇池附近之大澤以釋之然陽宗海在宜良西而滇池距宜良遠則合於此而不合於彼也又撫仙湖在河陽東南不在西也故所謂大澤者應在滇池南不遠之處始與漢志所言之方位相合然今無此水而晉寧城之西及西北並界滇池則大澤滇池實爲一水所以重出者或因當時一澤二名南曰大澤北曰滇池故分別記之耳水經溫水注「溫水西南經滇池城池在縣西北又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此亦誤讀漢志以滇池與大澤爲二也

（穀昌）兩漢志益州郡並有穀昌縣晉太康地記晉志穀昌屬建寧郡宋齊志屬晉寧郡南中志曰「漢武帝使將軍郭昌討夷平之因名郭昌以威夷孝章時改爲穀昌也」按樊綽雲南志卷六

「拓東城之東十餘里有穀昌村漢穀昌王按王疑縣字之誤故地也」拓東即

今昆明平原穀昌村既爲漢故地當與穀昌縣有關李元陽雲南通志「苴蘭城在雲南府城北十餘里楚莊躡王滇時所築一名穀昌城」此蓋用樊志說而附益之謂莊躡故城名穀昌與常志不合而苴蘭應在牂牁郡釋爲雲南府亦誤道光雲南通志曰「穀昌今昆明縣」即用樊志說也

（連然）漢志益州郡「連然有鹽官」續漢志益州郡晉太康地記晉志建寧郡並有連然縣宋齊志晉寧郡有連然令南中志曰

「連然縣有鹽泉南中共仰之」按樊綽雲南志卷六「安寧鎮去拓東城西一日程連然縣故地也」又卷七「安寧城中皆是石鹽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勸百姓自煎升麻通海以來諸蠻皆食安寧井鹽」是知安寧即連然故地景泰雲南志「安寧州漢爲連然縣」李元陽雲南通志以下並從之

（建伶）兩漢志益州郡宋齊志晉寧郡並有建伶縣晉太康地記建寧郡亦有建伶縣惟晉書地理志有冷邱無建伶洪亮吉東晉疆域志以爲冷邱即建伶其說近是華陽國志晉寧郡有建伶縣建寧郡有冷邱縣疑重出而誤按後漢書西南夷傳「建武十八年夷帥棟蠶與姑復葉榆弄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夷反叛」姑復葉榆弄棟接壤建伶亦當與連然滇池接壤又益州郡經幾分合

建伶與滇池連然始終同屬一郡則其地亦當相近三國志蜀志李恢傳曰「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爲建伶令有違犯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許」疑爨習亦爲俞元人故與李恢聯親官建伶或因與俞元近以此推測故假定建伶即今之昆陽以其地在晉寧與安寧之間距澂江江川亦相近且漢晉在滇池附近所設縣多已可考惟昆陽無所屬故以建伶當之道光雲南通志曰「建伶今昆明縣」其說不可從蓋昆明既釋爲穀昌縣昆明平原不當置兩縣又南中志建伶屬晉寧郡穀昌屬建寧郡按宋志穀昌仍屬晉寧郡則同在一平原之兩縣當不應割屬兩郡也

（俞元）漢志益州郡「俞元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母單入溫行千九百里懷山出銅」續漢志曰「裝山出銅」裝山當即懷山

異名晉志建寧郡南齊志晉寧郡有俞元縣 按水經溫水注曰

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縣治龍池洲周四十七里一名河水 橋水

東流至母單注於溫所謂池當即今撫仙湖水即今小曲江說詳水

道考則俞元縣在今之激江而撫仙湖南小曲江北亦為俞元縣地

樊綽雲南志卷六 通海鎮去拓東城八日程 按卷一計程四日以為是 漢俞元縣故

地也 又卷一 通海城至江川城一日 按向北行 通海江川今為縣名

亦俞元故地也又橋水源出今玉溪峨山則玉溪峨山亦當為俞元

縣地李元陽雲南通志 激江府漢置俞元縣 以俞元統指一府

之地其說近之 道光雲南通志曰 俞元今昆陽州南及新興河

西縣 又曰 激江府舊志皆以為俞元考俞元惟新興北連昆陽

及其舊地若河陽 按激江府治 江川自屬勝休考漢地理志勝休縣注曰河

新纂雲南通志

卷三十二 地理考十二 疆域四

六

水東至母檄入橋河水今撫仙星雲二湖若俞元橋水所出橋水今

曲江則河陽非俞元而河陽江川自屬勝休為河水所出 按此以

不知橋水有二故誤漢志俞元勝休母檄三縣下之橋水為一以致

源流不明然水經溫水注 溫水東南經牂牁郡之母單縣橋水注

之溫水又東南經興古郡之母檄縣與南橋水合 勝休之河水即

入於南橋而俞元之橋水則北橋也兩橋水並不相混其源流詳見

水道考

又按晉宋志並曰惠帝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為益州郡後改名晉

寧郡然宋志晉寧郡止領六縣缺其一洪亮吉補東晉疆域志以為

所缺者即俞元縣以地理考之俞元應屬晉寧郡南齊志晉寧郡亦

有俞元縣洪說是也

(秦臧)

(雙柏)

漢志益州郡「秦臧牛蘭山即水所出南流至雙柏入僕行八千二十里」續漢志益州郡晉太康地記晉志建寧郡宋齊志晉寧郡並有秦臧縣又兩漢志益州郡晉太康地記晉志建寧郡宋齊志晉寧郡並有雙柏縣 按秦臧雙柏東晉屬晉寧郡則其地當距滇池不遠南中志「秦臧長周昺合夷叟欲殺王遜遜誅之」時王遜在滇池是秦臧地與滇池近水經葉榆河注「葉榆河自邪龍東南經秦臧縣南與濮水同注滇池澤於連然雙柏也」今無自邪龍注滇池之水惟以所記地名可知秦臧雙柏在邪龍東南且與連然接壤樊綽雲南志卷四「秦臧南去安寧兩日程」此秦臧即漢晉之秦臧縣則秦臧在連然北二日程之地漢志即水入僕僕水為今禮社江即水為今之祿豐河發源於羅次會富民祿豐易門之水至雙柏之三江口入禮社江故疑秦臧即今羅次富民祿豐之地而雙柏為易門雙柏之地道光雲南通志亦以即水為祿豐河

上文釋晉寧郡竟次言建寧郡

(味)

兩漢志益州郡晉宋齊志建寧郡並有味縣南中志建寧郡「味縣郡治」水經溫水注「味縣故滇國都也諸葛亮討南中劉禪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建寧郡於此」 按味縣為建寧郡治

酈注以為滇國都者誤唐因漢晉置味縣其地應在今曲靖詳見隋唐州縣考釋景泰雲南志曰「曲靖府漢為味縣地」其說是也李元陽志

書以下

元史地理志「曲靖路在漢為夜郎味縣地蜀分置興古郡」

按漢味縣為益州郡地不屬夜郎漢以前為夜郎地否則不得而知也蜀置興古郡味縣不屬

興古所說並誤

(同樂) 兩漢志益州郡有同勞縣宋齊志建寧郡有同樂縣同勞當即同樂勞樂為對音字宋書五行志「晉太元十四年建寧銅樂縣枯木自立」此銅樂亦當即同樂又宋志曰「建寧郡同樂縣晉武帝立」蓋晉始改名而晉志無同樂縣者失之按晉纂寶子建寧同樂縣人碑在今曲靖城南七十里之揚旗田宋纂龍顏亦建寧同樂縣人碑在今陸涼城東南二十里之貞元堡同樂多爨姓故南中志曰「同樂縣大姓爨氏」則今曲靖南之越州元置越州明置越州衛清廢入曲靖及陸良縣盤江東南之地即漢晉之同樂縣景泰雲南志曰「陸涼州乃漢之同勞縣即同樂也」其說甚是

(同瀨) 漢志益州郡「銅瀨談虜山迷水所出東至談彙入溫

新纂雲南通志

卷三十二 地理考十二 疆域四

續漢志益州郡晉宋齊志建寧郡並有同瀨縣同瀨即銅瀨迷水晉太康地記作米水談虜山作銅虜山續漢注劉昭注引按迷水即馬龍之西山大河說詳水道考則同瀨即今之馬龍道光雲南通志亦釋同瀨為馬龍然謂迷水為白石江惟白石江在曲靖流入南盤而迷水在談彙入溫水今知曲靖非談彙故地則迷水不應為白石江也

(昆澤) 兩漢志益州郡晉宋齊志建寧郡並有昆澤縣 按水

經溫水注「溫水自夜郎縣西北流」按西南流之誤經談彙與迷水合又經昆

澤縣南又經味縣又西南經滇池城「談彙昆澤沿溫水今知味縣即曲靖故疑酈注「又經味縣」一句應在「經談彙」之前溫水

南流先至味縣次至談彙昆澤又溫水未至滇池城然以此注知昆澤即在談彙與滇池之間滇池即今晉寧談彙即今路南按見下文審之地

理昆澤應即今之宜良縣也縣西有陽宗海爲大澤蓋即昆澤之所
以得名道光雲南通志不以顧祖禹說昆澤在昆陽爲然所論甚是
至謂昆澤縣在今嵩明則以其地有嘉利澤即楊林大澤也然澤爲涂水源
涂水出於牧靡漢志已言之則不能以嵩明釋爲昆澤且溫水亦未
流經嵩明地也

（牧靡）

漢志益州郡「牧靡南山臘」

王先謙曰臘下奪谷字

涂水所出西北至

越嶲入繩過郡二行千二十里」續漢志益州郡有牧靡縣晉志建
寧郡有牧麻當即牧靡水經若水注「涂水出建寧郡之牧靡南山
縣山並即草以立名縣在山東北烏勾山南五百里生牧靡可以解
毒涂水導源臘谷西北流至越嶲入繩」所說與漢志同而加詳當
有所本 按源出建寧行千餘里至越嶲入繩之水以地理考之當

即今車洪江一名牛欄江說詳水道考水源出今嵩明嘉利澤則嵩
明當牧靡故地又酈注牧靡縣治在牧靡山東北五百里則今之尋
甸亦牧靡故地縣治或即在元代之歸厚縣明省入尋甸故疑牧靡
疆域甚廣北接堂狼東至宛溫南鄰昆澤西界今之普渡河道光雲
南通志亦釋牧靡爲尋甸然謂涂水即壁谷江則未確王先謙曰「
壁谷江源流甚短無千餘里且直北流非西北」故知非也

上文釋五縣兩漢屬益州郡晉宋屬建寧郡以下四縣兩漢本
屬牂牁而晉宋改屬建寧

（談彙）

兩漢志牂牁郡有談彙縣晉宋齊志談彙縣屬建寧南

中志作談豪豪彙古音通形亦相近 按漢志「銅瀨縣談虜山出
迷水東至談彙入溫」是知溫水流經談彙境內而迷水已考證爲

今馬龍之西山大河詳水道考此河流至今路南陸良之交入南盤江故知談彙即今陸良西南及路南之地 道光雲南通志曰「同樂味縣其東境爲漢談彙縣地」又曰「談彙在溫水東南寧霑益東畔今白水站諸處」按白石江入南盤在曲靖城按南寧縣治南二十里即古之味縣則白石江不得爲迷水又談彙母單同並漏江四縣本牂牁地後屬建寧四縣地理當相近則談彙不應在霑益又同樂縣東境非溫水流經且溫水白水源南流入味縣經同樂至談彙談彙西爲昆澤又西爲滇池故談彙釋爲今陸良西南及路南之地較爲適當

（母單） 兩漢志牂牁郡有母單縣晉太康地記晉宋齊志並屬建寧郡水經溫水注曰「牂牁之母單建興中劉禪割屬建寧郡」

按漢志益州郡俞元縣下注曰「橋水東至母單入溫」橋水即今之小曲江說詳水道考故知母單即今之華寧縣地道光雲南通志曰「母單在今貴州地」不知何本或以不獲詳考而縣本屬牂牁郡故釋如此也道光志釋華寧爲無撥故地故謂漢志俞元縣注「橋水東至母單入溫」之母單爲無撥之誤乃與母撥之橋水混爲一談致源流解釋未清且母撥晉屬興古東晉爲梁水郡地梁水在盤南其所屬地無至今華寧之理

（同並）

（漏江） 兩漢志牂牁郡有同並漏江兩縣晉志建寧郡有漏江宋志建寧太守有漏江今同並長於同並下曰「漢舊縣屬牂牁晉武帝咸寧五年省哀帝復立」按水經葉榆河注「葉榆水東北

經滇池縣南又東經同並縣南又東經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

謂之漏江

南中志「漏江縣九十里出蝮」或即蝮

考葉榆即今之大理並無水流至滇池又無

自滇池東流之水酈注誤然由所記地名知同並在滇池之東又東為漏江縣又談彙母單同並漏江四縣兩漢並為牂牁郡地晉宋割入建寧此四縣疆域當接壤且此四縣既初屬牂牁後屬建寧則其地應在兩漢之益州郡與牂牁郡接界之處又漢書西南夷傳「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令牂牁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二萬人皆反」由此亦可證談指同並與益州郡近而談指或為談稿形近之誤稿即彙字以此考證故假定同並在今彌勒縣北境漏江在今瀘西師宗兩縣境所謂漏江蓋石穴中混水也道光雲南通志山川志曰「瀘川源出廣西州北三十里南流至阿盧後洞

伏流穿洞由前洞南出為瀘源東南流匯東河為矣邦池由尾閭洩入伏流南入盤江

按節略

酈注引左思蜀都賦

「漏江汎流潰其阿」

以釋此水則阿盧亦為古地名乎 道光雲南通志曰「同並與平

夷近漏江無考」按道光志釋平夷為今平夷縣與平彝近並不在

滇池之東說不可信又胡翬牂牁叢考曰「疑晉武或省同並改為

同樂」故釋同並在今曲靖陸涼師宗之間又引鄭珍說「南橋古

為漏江」從任可澄說「漏江在今通海阿迷」按南橋水在母撥

入江支流出於勝休則南橋流域為勝休母撥二縣何得再有漏江

縣若以南橋水伏流認為漏江則今滇境之落水洞甚多將何以釋

之又同並同樂兩漢志宋齊志並載獨晉志缺同並而晉志之所以

缺者宋志已明白言之今以為同並即同樂者其誤不待辯而自明

也

以上四縣兩漢屬牂牁郡而晉宋屬建寧郡考其地即在溫水流域蓋此區域與滇池及味縣並相近故蜀漢割入建寧也

（郁駝）

漢志犍爲郡有郁駝縣晉太康地記及晉志建寧郡有存駝縣南中志同王念孫漢書雜志曰「郁駝本本作存此因駝字而誤加下說文存駝犍爲縣宋本如是今本改存爲郁而無郁字自玉篇始有之字書韻書皆仍其誤水經作郁駝亦後人所改華陽國志晉書尙作存駝且師古注駝有音而郁無音則本作存明矣」

按郁駝本屬犍爲後屬建寧知其地在犍爲最南與益州郡接壤又續漢志無郁駝縣惟其地應爲犍爲屬國之地蜀以犍爲屬國置朱提郡然晉志朱提無郁駝而以郁駝屬建寧是又知其地應在朱

提郡之東南水經「存水出犍爲郁駝縣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又東北至潭中縣注於潭」酈注「存水自郁駝東南流經牧靡縣北又東經且蘭縣北而東南出也又東經牂牁郡之母斂縣北而東南與母斂水合又經鬱林定周縣爲周水蓋水變名也」考犍爲以南發源之水流入鬱者爲南北盤江今知南盤爲溫水詳見水道考故疑存水即北盤丁謙亦謂存水今北盤江然北盤未流經且蘭無斂蓋水經以北盤與今獨山之龍江誤而爲一注亦強爲之說陳澧不審其誤以爲存水即龍江於是釋郁駝在獨山又以酈注存水流經牧靡之語謂郁駝在尋甸州之西北考水經及注之存水所流經之地於地理無徵丁謙水經注正誤舉例曰「存水經文僅有一句爲存水其下乃周水之文所誤入」蓋存水亦入鬱下流不詳故以周水之

文補之以致源流不可通也然郁隄縣有水源流至鬱林則可信郁
隄當即今之宜威其地與牧靡相近故注誤存水流入牧靡耳道
光雲南通志曰「郁隄今貴州威寧州全境」然威寧爲烏江支流
發源地即漢志之漢水道光志蓋以存水誤作漢水然漢水入延水
未至鬱林胡鴛謂存水經牧靡當與涂水入繩然涂水向北流與存
水適相反且胡鴛既謂水經之溫水即南盤江無一語有關於北盤
江今又釋溫水即北盤江此不通之論也王先謙曰「郁隄隋代復
置唐因之隸犍爲天寶初更名義賓改隸戎州宋改爲宜賓今敘州
宜賓縣」又曰「宜賓威寧二縣之西水皆入金沙江東水由貴州
以下湘粵參證圖說惟北盤足當存水與前志不戾」又曰「水經
注有存水無北盤江以北盤統於存水也」按既釋存水即北盤不

應以郁隄在敘州唐志義賓本郁隄之說未必可據蓋釋郁隄在敘
州則存水無可釋且郁隄屬建寧而在敘州更不可解也

（萬安）

（新興）

（新定） 宋志建寧太守領縣十三除上文已釋之縣外有新定
長注曰「晉太康地志有」又有萬安長新興長並注曰「江左立
」南齊志同而新定晉志建寧郡已有之然此三縣究在何地不獲
詳考也

上文釋建寧郡竟次言建都郡

（新安）

（經雲）

(永豐)

(臨江)

(麻應)

(遂安)

宋志「建都太守晉成帝分建寧立領縣六」然其地在今何處不獲考惟宋志晉寧太守下曰「去州七百三十里」又建都太守下曰「去州二千」按州即寧州刺史南齊志曰「寧州鎮建寧郡」則州治味縣自晉寧郡治之滇池至味縣凡七百三十里則自建都至味縣程約二倍半建都當在晉寧之西又今之楚雄鎮南廣通牟定鹽興元謀武定祿勸等縣無適當之古地名可釋故疑此區域為建都太守之地然建都六縣如何分置則不獲詳考也道光雲南通志因此區域之古地名不詳故釋為弄棟雙柏秦臧

三降等縣地然此等縣各自有其區域不能以相近而附屬之也

以上釋建都郡竟

興古郡

南中志「蜀建興三年分建寧牂牁置興古郡」

三國志蜀後主志同

宋志「梁水

太守晉成帝分興古立」

南中志梁水郡刺史王遜分置在興古之盤南

又「西平太守晉懷帝永嘉五

年寧州刺史王遜分興古之東立」

按置興古郡東晉分為興古梁水西平三郡三郡屬縣地理依

次釋之請先言梁水郡

(毋檄)

漢志益州郡「毋檄橋水首受橋山東至中留入潭過

郡四行三千一百二十里」續漢志益州郡毋檄縣劉注引地道記

曰「有橋水出橋山」晉志興古郡有毋檄縣檄字作撥宋齊志亦

作撥屬梁水郡惟師古注其字从木則作撥爲是 按水經溫水注
「溫水經興古之母撥縣東與南橋水合」此南橋水即漢志之橋
水橋水與溫水合流漢志以橋水爲主故謂流至中留入潭水經注
以溫水爲主故謂橋水入於溫溫水即今之南盤江而橋水即今石
屏異龍湖之瀘江流至開遠入於南盤說詳水道考由此知今之開
遠即古母撥縣也又水經注「南橋水出橋按母撥縣之橋山」則南橋之
源亦在母撥縣今之石屏建水古亦母撥地也 道光雲南通志謂
「母撥即今之建水阿迷」其說是然南橋水與北橋水混爲一談
故未能明白言之

（勝休）

漢志益州郡勝休河水東至母撥入橋續漢志益州郡
晉志興古郡並有勝休縣宋齊志屬梁水郡宋志勝字作騰疑以形

近而誤

按續漢志引南中志曰「勝休有大河從廣百四十里

按里字疑

文字之誤

深數十丈」

又引地道記曰「水東至母撥入橋水」

說並與漢

志合水經溫水注「南橋水東流梁水注之梁水上承河水於俞元
縣而東南經興古之勝休縣又東經母撥左注橋水橋水又東注於
溫」此用漢志說而加詳之梁水當即河水發源於勝休酈謂上承
河水於俞元者誤也以今地理考之勝休河水即曲溪水流至建水
東入於瀘江則勝休即今龍武之地 道光雲南通志釋勝休爲河
陽江川通海寧州之地則以誤解勝休河水入南橋水而誤爲入於
北橋水所致也

（賁古）

漢志益州郡

賁古北采山出錫西羊山出錫鉛南烏

山出錫」

續漢志益州郡

賁古采山出銅錫」晉志興古郡有賁

古縣宋齊志無然以地理方位考之興古分爲三郡賁古應屬梁水郡也 按水經葉榆河注「葉榆水東經漏江縣又經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酈以葉榆河東流至滇池同並漏江賁古之說不可信然用此可考縣治之方位所曰葉榆水經漏江又經賁古北是可知賁古地與漏江近且在其南又水經注引馬援上奏曰「從麓冷水

按麓水即僕水今之禮社江

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又曰「從麓冷出賁古擊

益州」按進桑爲今之河口自此北行至賁古則賁古當距今河口不甚遠且賁古當爲益州郡最南之一縣則其地應在今開遠東境及硯山文山之地 道光雲南通志曰「賁古今羅平師宗」此以水經注盤江經賁古縣南之南字而誤若釋賁古在羅平師宗則與馬援上書不合且賁古當與西隨接近亦不相合故釋賁古在今硯山文山之地當較適宜也

（梁水）

兩漢志晉志並無梁水縣宋齊志有之宋志注曰「與

郡俱立」南中志「梁水縣郡

按梁水郡

治有振山出銅」按兩漢志晉志

有賁古無梁水宋齊志有梁水無賁古疑賁古後改爲梁水道光雲南通志引南中志曰「梁水郡刺史王遜分置在興古之盤南梁水縣郡治賁古」此文與今本不合不識今本爲誤否若然則梁水郡治賁古即梁水縣也水經溫水注「溫水經律高縣又東南經梁水郡南」惟南中志梁水郡在盤南盤即溫水亦即今之南盤江盤江之名當甚古因此江土人名盤也則溫水當經梁水郡北不應經其南即使溫水之北有梁水郡轄境而郡治當在溫水南酈注南字應爲北之誤今南盤江即在硯山以北

按上釋三縣梁水應即賁古故地本為益州郡地後屬興古郡又由興古分入梁水郡以下則為本屬牂牁郡之地也

(西隨)

(進桑) 漢志牂牁郡「西隨糜水西受徼外東至糜伶入尙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里」又「進桑南部都尉治有關」續漢志牂牁郡西隨縣劉注引地道記曰「糜水西受徼外東至糜伶入尙龍谿」又有進乘縣當即進桑縣晉志興古郡有進乘無西隨宋齊志梁水郡有西隨按即西隨無進乘 按水經「葉榆河水出益州界入牂牁郡西隨縣為西隨水又東入進桑關過交趾釐冷縣北」此葉榆河當即僕水之誤亦即今禮社江說詳水道考漢志之西隨糜水即僕水之別名劉注引馬援上奏曰「從釐冷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

州賁古縣轉輸通利蓋兵車資運所由矣自西隨至交趾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以此知由安南入即為進桑地故漢志言進桑有關水經注亦言「進桑縣水上有關故曰進桑關」即文趾與牂牁之交界處也而自進桑地陸行至賁古水行至西隨且西隨為船行之起點馬援上書之「自西隨水路三千里」即順僕水而下至海口者按樊綽雲南志卷一曰「從安南上水至賈勇步二十五日程並是水路賈耽從邊州入四夷道里曰「自安南至古湧步按即賈勇步水路凡千五百五十里」此水道即溯僕水劉注三千里三為二字之誤舉其約數言之而賈勇步當即漢西隨縣故地也法國伯希和 (P. Pelliot) 交廣印度兩道考謂賈勇步即今蒙自之蠻耗以蠻耗為禮社江航行之起點所說甚是則今蒙自箇舊即西隨故地而其東

南之屏邊河口即進桑故地所謂進桑關或即在今之河口也 道光雲南通志曰「西隨在廣南南境進桑在越南交岡境」說已近之猶未確也

(罽封) 漢志牂牁郡「罽封溫水東至廣鬱入鬱過郡二行五百六十里」續漢志牂牁郡晉太康地記晉志興古郡並有罽封縣宋齊志在梁水郡齊志罽字作鏢當以形近而誤 按水經溫水注「溫水自梁水郡經罽封縣北」則罽封在梁水郡治之東以地理考之即今之邱北縣道光雲南通志曰「罽封當在今廣南北境邱北縣丞廣西西林縣西隆州境其說近是 漢志罽封有溫水南中志亦曰「罽封縣有溫水」因溫水流經其地東至鬱林凡五百六十里非謂溫水發源於罽封也胡鵞牂牁叢考即誤讀漢志故謂罽封爲今之霑益宣威平夷等縣然溫水自源南流至毋椹始折而東漢志罽封溫水東至廣鬱云云可知罽封非溫水源且溫水自源至鬱林豈只五百六十里况罽封本牂牁郡地晉屬興古郡宋齊屬梁水郡若其地在溫水源則距梁水郡遠甚胡氏蓋未審及此也 按以上三縣本爲牂牁郡地後屬興古郡又分入梁水郡

(新豐)

(建安) 按此二縣兩漢及晉志並無宋志梁水郡有之注曰「何志不注置立」齊志亦有此二縣然其地理不獲詳考也

(律高)

漢志益州郡「律高西石室山出錫東南監町山出錫鉛」續漢志益州郡「律高石室山出錫監町山出銀鉛」晉志興古郡有律高縣宋齊志亦在興古郡 按宋志「晉武帝咸寧元年分

建寧郡修雲俞元二縣間流民復立律高縣」此可知律高與俞元接壤也又水經葉榆河注「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東經梁水郡北賁古縣南盤水北入葉榆水」此盤水於地理無徵陳澧亦曰無此水然以酈注知律高與賁古相近或接壤且賁古在律高東又水經溫水注「溫水經毋檟縣與南橋水合又東南經律高縣南又東南經梁水縣南按此南字應為北字之誤東南經罽封縣北」是又知律高在梁水流域毋檟之下流罽封之上游以今地理考之律高為彌勒縣南及曲溪縣之地陳澧謂律高在蒙自然蒙自非溫水所流經其說非也

律高縣地理既如上述則東晉興古郡分為三律高應屬梁水郡然宋志屬興古郡蓋以律高曾為興古郡治之說而誤水經溫水注曰

「劉禪建興三年分牂牁置興古郡治溫縣晉書地道記治此」

按指律高縣

然南中志「興古郡治溫縣」且宋志咸寧元年復立律高縣或因蜀漢已廢晉設寧州後復置蜀之興古郡治不應設於律高也律高在東晉應屬梁水郡故釋於此

（修雲） 晉志建寧郡有修雲縣 按修雲與律高近疑兩漢律高縣二國時改為修雲至晉復立律高縣宋齊志無修雲則又併入律高也

以上釋梁水郡竟下文為興古郡

（句町） 漢志牂牁郡「句町文象水東至增食入鬱又有盧唯水來細水伐水」續漢志牂牁郡晉志興古郡並有句町縣宋齊志亦屬興古郡 按水經溫水注「文象水導源牂牁句町縣文象水蒙水與盧唯水來細水伐水並自縣東歷鬱廣至增食縣注於鬱也

「文象水即今之西洋江盧唯諸水即西洋江之支流說詳水道考而諸水發源於句町東流入鬱則今雲南之廣南富州廣西之西隆西林凌雲百色諸縣即句町故地也 李元陽雲南通志曰「臨安府三代時爲句町國漢置句町縣顧炎武肇域志陳芳績歷代地理沿革表同清職貢圖一統志並曰「開化府漢爲句町國」道光雲南通志曰「句町爲今貴州獨山州荔波縣等處」不知何據

（都夢） 漢志牂牁郡「都夢壺水東南至麋伶入尙龍溪過郡二行千一百六十里」續漢志無都夢縣晉志興古郡有都詹縣道光雲南通志以爲都詹或即都夢 按壺水至麋伶入尙龍谿麋伶即蓋冷音字壺水爲開化附近南流之水說詳水道考則都夢當與進桑近即在今西疇附近道光雲南通志曰「都夢當自開化以東

東至廣南南境」其說是也 胡鶯牂牁叢考曰「都夢竊以爲漢武開郡時原置此縣至昭帝時同並二十四邑反都夢或在其中而句町助漢削平大亂亡波受寵封王疑其地與句町接壤遂爲句町兼併故不復置此種推測雖不可必亦有理由宋志興古郡無都夢縣今以地理相近釋於句町之後

（漏臥） 兩漢志牂牁郡晉志興古郡並有漏臥宋齊志亦屬興古郡 按漢志漏臥縣注引應劭曰「故漏臥侯國」又西南夷傳注引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以爲縣」此釋漏臥縣爲漏臥侯地漢書西南夷傳曰「成帝和平中夜郎王興與句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則漏臥應與夜郎句町並相近金兆豐三國疆域志曰「漏臥介於夜郎句町之間」蓋本後漢傳爲說者又南中志「王遜分興

古之盤南置梁水郡則東晉興古郡應在盤北今已考句町包有都夢在盤

南故疑漏臥宛溫在盤北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曰「漏臥故城在

今雲南羅平州」李光洛歷代地理韻編今釋同其說不知所本然位置不至大誤因其地

在句町之北夜郎之南西接漏江同並惟縣既為漏臥侯國故地其

疆域當較廣今貴州之興義安龍册亨貞豐等縣疑亦為漏臥故地

也道光雲南通志曰「漏臥當在今貴州安順府鎮寧縣等處」不

知所本胡翳牂牁叢考從鄒漢助鄭珍說以為漏臥故地在廣西亦

無確證

（宛溫）兩漢志牂牁郡晉志興古郡並有宛溫縣宋齊志興古

郡並有宛暖縣宋志注曰「本名宛溫為桓溫改」按太平御覽七

九一引永昌郡傳「興古郡北三百里有盤江廣數百步深十餘丈

此江有毒瘴後漢志宛溫縣下劉注引此文出南中志又改郡北為

縣北蓋以宛溫為興古郡最北之一縣也南中志「興古郡治溫縣

一溫上當奪宛字郡北三百里者蓋郡城北三百里盤江疑即北盤

景泰雲南志卷二曰「盤江有二水一曰盤哀蠻曰男水即今之北

盤江一曰盤絳蠻曰婦水即今之南盤江」盤江既為土人稱之名

當甚古漢晉已稱南盤為盤江此稱北盤江為盤江當無不可而宛

溫在北盤江南三百里其地當即今貴州之普安李元陽雲南通志

曰「霑益州漢為牂牁郡宛溫縣地此以北盤發源於霑益故釋為

宛溫故地其說近是然李志以亦佐羅雄兩縣亦釋為宛溫故地則

未必然也以此考證宛溫當在今雲南霑益平夷兩縣及貴州普安

安南興仁盤縣之地道光雲南通志曰「宛溫今宣威州然志既

釋平夷即漢之平夷縣又釋霑益爲夜郎縣而平夷夜郎爲牂牁郡地宛溫屬興古與漏臥句町隔絕其說不可通也

（漢興）

兩漢志無漢興縣晉志興古郡有之宋齊志亦無按

水經葉榆河注「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監町山東經梁水郡北賁古縣南水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氣朱褒之反李恢追至盤江者也盤水又東經漢興縣山溪之中多生印竹桄榔樹盤水北入葉榆水諸葛亮入南戰於盤東是也」酈注此水不可考其源流當有錯誤若此水入葉榆河則應在盤南若爲李恢追朱褒至盤江之水則應在盤北故漢興之在南或北難於定說惟三國志蜀志李恢傳曰「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是知蜀漢有漢興縣而李恢受封漢興亭侯蓋以立功於其地恢之戰功南至槃江則漢興縣應在盤北然不能確指其地也

（南興）

（西安）

宋志興古太守有西安令南興長並注曰「江左立」南

齊志興古郡亦有此二縣惟西安作西平其地不詳晉志有漢興都唐宋齊志無不識南興西安即漢興都唐所改名否

以上釋興古郡竟下爲西平郡

（西平）

（溫江）

（都陽）

（晉綏）

（義成）宋志曰「西平太守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興古之東立何志晉成帝立非也永初郡國何志並有西寧縣何云晉成帝立今無」南齊志有西寧又溫江作暖江義成作新成按興古東部當即句町以東之地句町應在雲南之廣南府及廣西之泗城府地已釋於上又泗城東之太平鎮安慶遠府等廣西通志及清一統志之沿革表並於漢晉南朝欄注曰「蠻地」或「蠻獠地」蓋以未獲考其建置疑東晉之西平郡或即在太平鎮安慶遠之地然屬縣之方位及疆界則不得其詳也

以上釋西平郡竟

雲南郡

三國志蜀後主志「建興三年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南中志新纂雲南通志卷三十一地理考十二疆域四「建興二年分建寧越雋置雲南郡」晉志地理志「雲南郡蜀置統縣九」按雲南郡屬縣僅楛棟一縣原屬建寧餘八縣原屬永昌及越雋郡宋書地理志「興寧太守晉成帝分雲南立」又曰「東河陽太守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永昌雲南立」

按蜀漢所置之雲南郡至東晉分爲雲南興寧東河陽三郡三郡地理分別釋之請先言雲南郡

（雲南）漢志益州郡續漢志永昌郡晉康地記晉宋志雲南郡並有雲南縣按新唐地理志「姚州雲南郡武德四年以漢雲南縣地置」考姚州地廣不僅漢之一縣疑唐志縣字當爲郡字之誤元史地理志大理路「雲南州唐以漢雲南縣置郡蒙氏段氏並爲雲南州」元之雲南州即今之祥雲縣縣名雲南自漢相沿以迄於

清今爲祥雲縣即漢雲南縣故地樊綽雲南志卷六雲南城曰「諸葛亮分永昌東北置雲南郡即其地也又今彌渡平原與祥雲相連疑古亦爲雲南縣地 謝肇淛滇畧曰「漢武時彩雲見白崖縣在其南故曰雲南」此蓋望文生訓而雲南之名初僅一縣後爲一郡又後稱一省也

（雲平） 兩漢志無雲平縣晉志雲南郡有之宋志曰「雲平長晉成帝咸寧五年立」 按南齊志有雲平而無雲南則或以雲南已併入雲平又晉設雲平或即從漢之雲南縣分出兩縣地理當相接道光雲南通志曰「雲平在今雲南縣東」不審有所本否考晉雲南郡有姑復縣姑復在今金沙江北而今祥雲至金沙江中隔賓川縣疑賓川即雲平故地其地漢屬雲南縣後始分置雲平南齊又合爲雲平縣也

（邪龍） 漢志益州郡續漢志永昌郡晉志雲南郡並有邪龍縣宋志無南齊志雲南郡有之 按水經葉榆河注「永昌邪龍縣以建興三年劉禪分隸雲南於不韋縣爲東北」不韋在今保山南境是知邪龍在保山之東北也漢志葉榆縣曰「貪水南至邪龍入僕」

水經江水注同

僕水即今禮社江貪水即白崖江並詳見水道考白崖江流至

蒙化西南境入禮社江故知蒙化即邪龍故地也 又葉榆之西洱

河亦在邪龍入北僕水北僕即今漾濞江

說詳水道考

故知今漾濞亦邪龍

故地也 道光雲南通志曰「邪龍當在蒙化永平順寧」然永平順

寧當屬他縣

見下文

邪龍亦不至遼廓如是也李元陽雲南通志「麗江

府保山州漢爲益州郡邪龍縣境」不知有何本也

(來唯) 漢志益州郡「來唯從陞山出銅勞水出徼外東至麋伶入南海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後漢晉宋齊志並無此縣按勞水即今之瀾滄江說詳水道考來唯縣有勞水是知來唯在今瀾滄江流域又漢志青蛉縣北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唯入勞北僕即今漾濞江是知漾濞江流入瀾滄處爲來唯縣地即今蒙化西南境與順甯東北即來唯故地也 道光雲南通志曰「來唯當在今廣西泗城鎮安及蒙自開化南及越南地班固注勞水出徼外東至麋伶入南海又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唯入勞意僕勞二水其即禮社瀾滄諸江皆在越南境合流則來唯當訖其境與交趾郡之龍編麋伶諸處接壤」按此說甚誤禮社瀾滄二江南流一爲湄公江至柬埔寨入海一爲富良江至安南入海並未在安南境合流又班

注北僕水即漾濞江僕水即禮社江水經江水注誤以北僕水與僕水相亂又謂溫水經來唯以此考釋諸水則源流不清道光志不審其誤故既謂來唯在廣西又謂在蒙自以南強求與酈注合故支離不可解也 續漢志以後無來唯縣疑已廢置其地蓋併入邪龍故附釋於邪龍之後

按以上四縣前漢爲益州郡後漢爲永昌郡晉宋齊屬雲南郡以下則本爲越嶲郡地而後屬雲南郡者

(姑復)

漢志越嶲郡

姑復臨池澤在南

按續志引地道記作臨池澤在南

續漢志越嶲

郡晉太康地記晉志雲南郡並有姑復縣宋志有東姑復西姑復之分南齊志同疑以姑復而分爲二者 按後漢書西南夷傳「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嶲姑復夷人大牟亦皆

叛殺略吏人」是知姑復與益州郡之地相近又「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牒榆栲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殺長吏」是知姑復與益州郡之牒榆栲棟相近其地應在越嶲郡西南境也水經「淹水出越嶲遂久縣徼外東南至青蛉縣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若水」按淹水即繩水亦即今之金沙江若水即今鴉戛江說詳水道考由此可知姑復地在金沙北與鴉戛江會合之上游其地即今之華坪華坪縣治南爲四川鹽邊縣有鹽池即地道記所謂鹽池澤在南者也蓋鹽源爲越嶲郡之定祚縣地鹽邊則屬姑復縣也道光雲南通志曰「班注姑復縣臨池澤在南則今劍湖也劉昭後郡國志注引地道記鹽池澤在南則爲今麗江縣按今已屬蘭坪雲龍州諸井矣可見姑復爲今麗江縣白水經注以姑復爲在大姚於是膠葛不清漢郡縣莫可位置矣」按此說誤漢志臨池澤地道記作鹽池澤臨當爲鹽字之誤道光志釋爲二事者誤也且僅據此臨池或鹽池而釋姑復之地理則有池者多也何止劍湖與喇雞諸井乎至於水經若水注「繩水經姑復縣北」之北字定爲南字之誤水經注文可證今因此一誤字置水經而不用別尋姑復故地於他處此不可解也 道光志又曰「漢志青蛉縣注臨池灤在北青蛉在今雲龍其北則劍川也灤街即劍川無疑」惟按青蛉不必在今雲龍則灤街爲劍川之說亦誤王先謙校灤爲澤字之誤不能釋爲灤街附說於此

（遂久）漢志越嶲郡「遂久繩水出徼外東至樊道入江過郡

二王先謙曰千上有舊字 四百里」續漢志越嶲郡晉志雲南郡並有遂久

縣宋齊志無惟姑復分東西不審即以遂久爲西姑復否 按南中志亦曰「遂久有繩水」繩水卽今金沙江說詳水道考且以水經洿水知遂久在姑復之上游則今永北爲遂久故地水經注青蛉水在遂久入繩水蓋繩水南爲青蛉縣而其北爲遂久縣也李元陽雲南通志「漢遂久縣在金沙江東北古稱白門蓋入雲南郡之門也」道光雲南通志謂遂久今四川鹽源縣西境及永寧土府中甸廳地按鹽源爲定祚縣地遂久疆界西至中甸否不得而知陳澧謂遂久卽今麗江縣地麗江與永北僅隔金沙江若金沙江兩岸並屬遂久則麗江亦當爲遂久故地元史地理志麗江路曰西漢至隋唐皆爲越嵩郡西徼地此言得之

以上釋雲南郡竟次釋東河陽郡

（葉榆）

漢志益州郡「葉榆葉榆澤在東貪水首受青蛉

王先謙曰蛉下舊水字

南至邪龍入僕行五百里續漢志永昌郡晉太康地記晉志雲南郡並有牒榆縣牒卽葉之音字宋齊志牒榆縣屬東河陽郡 按續漢志注牒榆縣引地道記「有澤在縣東」水經葉榆河注「葉榆縣之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鍾而爲此川藪也」元史地理志大理路曰「本漢葉榆縣地」景泰雲南志亦曰「大理府古名葉榆」以大理爲葉榆故地當無可疑後漢書西南夷傳「封離等反殺遂久令楊竦將兵至葉榆擊之」蓋遂久與葉榆近且疑自遂久渡繩水卽至葉地榆今之鄧川鶴慶亦葉榆故地又今鳳儀平原與大理相連疑其地亦屬葉榆 而葉榆背山面海以爲固自昔大酋所居史記西南夷傳「西自同師以東北至葉榆」漢書西南夷傳「孝昭帝始元元

年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後漢書西南夷傳。建武十八年葉榆反。蓋葉榆爲一方之重鎮也。

（東河陽）兩漢及晉志並無此縣。宋齊志有之。疑其境初未治理。後始設縣。按水經溫水注。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縣治龍池。洲周四十七里。一名河水與邪龍分浦。後立河陽郡。治河陽縣。縣在河源洲上。又有雲平縣。並在洲中。又南中志河陽縣曰。郡治在河。中源洲上也。考橋水卽小曲江。發源於俞元。俞元與邪龍相距千里。酈注混爲一。故陳澧旣謂邪龍爲雲州。又謂在通海縣。西殊不知此酈誤。二水爲一也。邪龍與橋水無涉。必係誤注。注之。與邪龍分浦。上下文當有奪字。丁謙謂分浦意爲界線。則河陽縣與邪龍爲界。所謂縣在河源洲上者。疑爲流貫兩縣之河。河陽在上流。當卽北。僕水水源出今劍川。則河陽縣或卽在劍川。而邪龍以上。今之洱源亦河陽縣地。至謂又有雲平。並在洲中。蓋以雲平在洱海東。猶河陽在劍川西。以其類似而連帶述之。非兩縣在一洲也。又洲在水中。然雲南境內無可置縣城之島。不必拘於字面。蓋所謂洲者。湖旁之地而已。又西河陽故地在今雲龍東西之分。亦以地理方位言也。道光雲南通志曰。東河陽在賓川州境內。蓋因在洱海東而釋如此。非有所本也。

（永寧）按永寧縣惟見於晉志。雲南郡不知其地理。及建置沿革。西晉雲南郡後分爲三。亦不知其地當屬何郡。姑附於此。道光雲南通志。永寧新設。當從遂久分出。今永寧土府也。此以名稱推測。未必有據也。

以上釋東河陽郡竟下文釋興寧郡

（栲棟）漢志益州郡「弄棟東農山毋血水所出北至三絳南入繩行五百一十里」續漢志益州郡晉志雲南郡並有弄棟縣宋志在興寧郡續漢志弄作栲說文栲下曰「栲木也从木弄聲益州有栲棟縣」則字當作栲又東農山續漢志劉注引地道記作連山蓋異名也按無血水即在大姚河說詳水道考大姚河發源於今姚安西四十里流經城北折至大姚復至永仁與元謀分界處入金沙江漢志不言過他縣則無血水所流經之姚安大姚及永仁南部為弄棟故地景泰雲南志曰「姚安府古弄棟川漢武帝立弄棟縣隸益州郡晉改隸雲南郡」新唐書地理志「姚州故漢弄棟縣地」樊綽雲南志卷六「弄棟城在故姚州川中南北百餘里東西三十餘里廢城在東巖山上當川中有平巖周迴五六頃新築弄棟城其上」所謂廢城者或即漢晉之故城也道光雲南通志釋無血水為龍川江故謂弄棟當兼有楚雄姚州大姚鎮南定遠廣通元謀各州縣惟按古之一縣不至寬廓如是道光志蓋以不獲考楚雄等縣古地名故所說如是也

（青蛉）

漢志越嶲郡「青蛉臨池

王先謙曰瀾為澤字之誤

在

按在疑有字之誤北僕水出徼

外東南至來唯入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則

金馬碧鷄續漢志越嶲郡「青蛉有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鷄」晉

太康地記晉志雲南郡有青蛉縣宋志屬興寧郡按水經「淹水

由遂久至青蛉又東過姑復」若水注「南經雲南郡之遂久縣青蛉

水入焉水出青蛉縣西」青蛉水即一泡江流入金沙江對岸即遂

久縣又漢志青蛉縣有禺同山後漢書西南夷傳李賢注曰「禺同山在今褒州揚波縣褒州揚波縣」在今大姚東北境詳見隋唐州縣考釋元和郡縣志「青蛉舊縣夷名大姚堡與柁棟相接」故李元陽雲南通志曰「姚州漢爲弄棟縣大姚漢爲青蛉縣」明代大姚縣即包有今大姚鹽源二縣續漢志劉注「青蛉有鹽池」南中志「青蛉縣有鹽官」前漢志臨池當是鹽池之誤則鹽豐之產鹽已甚古也又華陽國志蜀志曰「三絳按原作三絳縣亦曰小會無通道寧州渡瀘得青蛉縣」按三絳即今會理之西南境常璩謂三絳渡瀘至青蛉者蓋今永仁及大姚北境並爲青蛉縣故地也 漢志青蛉縣有僕水按僕水入勞即今漾濞江當以邪龍縣之注文而誤載於此青蛉南境貪水流入僕水爲禮社江蓋因兩僕水同名故誤載道光雲南通志釋僕水爲禮社江

而漢志僕水出徼外

按漾濞江出今老君山西漢未設縣

與禮社江不合故又以爲僕水即勞

水謂青蛉爲浪穹縣北境劍川州南境西至雲龍州瀾滄江界按此說不可通蓋自唐以來文獻謂青蛉在姚州附近當有所本道光志獨不信亦未駁正唐以來說之誤華陽國志及水經注並言青蛉在金沙江南與遂久三絳相對甚爲明白道光志亦未辯明青蛉縣兩漢屬越嶲郡郡之西南爲遂久縣今釋青蛉爲洱源西至雲龍之地則與越嶲郡隔絕也東晉以青蛉弄棟爲興寧郡道光志既釋弄棟在姚州及定遠廣通之地又釋青蛉在洱源雲龍隔絕數百里凡此皆不能以青蛉爲洱源雲龍之地道光志惟據漢志於青蛉縣注僕水爲說然漢志與衆書刺謬不得謂衆書皆誤獨漢志不誤也

以上釋興寧郡竟

永昌郡

崔豹古今注「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雋唐鎮哀牢人櫟榆蠻」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二年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

相率內屬於是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續漢書郡國志「永昌

郡明帝十二年分益州置領八城」蜀建興三年分永昌之半置雲

南郡永昌設郡如故宋書地理志「東河陽太守晉懷帝永嘉五年

寧州刺史王遜分永昌雲南立」又「西河太守晉成帝分河陽立」

即以雲南郡故地為東河陽永昌郡故地為西河陽

按蜀漢之永昌郡至是分為永昌西河二郡也茲分別考證之請先言西河郡

〔比蘇〕漢志益州郡續漢志晉太康地記晉志永昌郡並有比

蘇縣宋志比蘇縣屬西河太守比音字南齊志作比蘇屬西河

陽郡按比蘇曾併於葉榆河陽郡則其地與葉榆近晉志並有永

昌雲南二郡比蘇屬永昌則當在永昌東境又晉成帝分河陽為東

西部東河陽為今劍川洱源之地西河陽當在其西以此旁證考之

比蘇應在今之雲龍蘭坪也道光雲南通志曰「一統志比蘇廢縣

在雲龍州西州志晉咸和中分河陽郡置西河郡治比蘇則比蘇當

在雲龍州瀾滄江西及潞江以外及麗江縣西皆是」按清一統志

及雲龍州志之說是而道光志以為其地西及潞江以外則未必然

也今雲龍州境內有水源出蘭坪南流納雲龍諸水經雲龍城東

折入瀾滄江名曰泚江不識泚江之名與古之比蘇縣有關否

〔成昌〕

(建安) 此兩縣兩漢志晉志並無宋志西河太守有之注曰「
晉成帝立」南齊志西河陽郡亦有此二縣 按此二縣地當與比
蘇縣近然不獲知其處意者今雲龍之瀾滄江以西及瀘水福貢碧
江設治局之地或卽成昌建安故地也

以上釋西河陽郡竟次釋永昌郡

(嵩唐)

漢志益州郡

嵩唐周水首受

王先謙曰首受二字當作出

徼外又有類水

西南至不韋行六百五十里續漢志永昌郡嵩唐縣劉注曰「本西

南夷史記曰古爲嵩昆明」晉志永昌郡有嵩唐縣 按崔豹古今

注「益州西部都尉治嵩唐」疑後置永昌郡亦治嵩唐後漢書西南

夷傳曰「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

越嵩唐城

注引劉歆曰按嵩唐自是縣屬永昌後人不知妄增越城二字其說甚是

太守王尋奔牂榆

是知太守居嵩唐

新纂雲南通志

卷三十二 地理考十二 疆域四

三三一

其地當在今之保山縣治漢志嵩唐有周水南中志亦曰「嵩唐縣
有周水從徼外來」周水當今之潞江而類水即枯柯河河源在今
保山縣北境 史記集解引徐廣及續漢劉昭說以爲嵩昆明之嵩
卽嵩唐縣此誤蓋史記又曰嵩之東北爲笮都笮之東北爲冉駹冉
駹之東北爲白馬册府元龜卷九五七引史記文注曰「嵩今嵩州
昆明又在其西南」其說是也 陳澧曰「周水今雲南南安州大廠
河首受雲南縣蒙化廳二水類水今雲南富民羊溪西南流至新平
縣西北境與大廠水合」按此說誤嵩唐不韋之地理既不在富民
新平大廠河又非出徼外其說不可通陳蓋誤信水經葉榆河過不
韋之語然此說酈注早已辨之也

(不韋)

漢志益州郡續漢志晉志永昌郡並有不韋縣南齊志

永昌郡有不建縣疑建爲韋字筆誤 按漢志雋唐類水西南流至不韋則不韋應在雋唐之西南徵之地理當即今之施甸施甸平原田疇萬頃土質肥沃亦富庶之區也自此而南則姚關小猛統亦當爲不韋之地南中志「不韋縣故郡治」則其地亦嘗爲郡治也 道光雲南通志「不韋今永昌府保山縣」又曰「雋唐當在今永平縣西境保山縣北境雲龍州南境」按三縣交界之地萬山起伏無可設縣之平原且雋唐曾爲郡治其地面當較廣而枯柯河出今保山縣城北九十里枯柯河即類水道光通志亦主此說則雋唐應在保山平原不能在
其北而不韋則應在保山南當類水入於周水處漢志類水至不韋行六百五十里足證不韋在類水下游也李元陽雲南通志「保山縣西漢武帝時置不韋縣於境內」又謂「不韋縣傳在鳳溪山下」
而鳳溪在永昌府東北則不韋當在今保山東北雋唐又在雲龍縣非類水水源尤不可信

（博南） 漢志無續漢志永昌郡「博南永平中置南界出金」晉志南齊志永昌郡並有博南縣 按後漢書西南夷傳曰「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種人內屬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度蘭倉水」以此紀載博南哀牢二縣似應在邊界惟考地理博南猶在雋唐不韋以內則通博南不應始於永平南中志「漢武帝時通博南山渡蘭倉水」水經若水注同謂通博南在孝武帝者甚是惟博南設縣則始於永平也水經若水注「博南山名也縣以氏之則博南山應在博南縣南中志曰「孝武時通博南山度蘭倉水濬谿置雋唐不韋二

縣「疑谿或即指類水由博南而後至嵩唐不韋是知博南在嵩唐不韋之東也又後漢書西南夷傳「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

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嵩唐按從劉攽說刪越城二字太守王尋奔牂榆哀牢三千

餘人攻博南焚燒民舍肅宗募發越嵩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

明年春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

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以此知博南在嵩唐之東邪龍之西今已

考訂嵩唐在保山邪龍在蒙化漾濞則博南應在今永平李元陽雲

南通志「永平縣東漢置博南縣屬永昌郡晉因之又曰「博南縣

在永平縣境「其說是也元史地理志「麗江蘭州在蘭倉水之

東漢永平中始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水置博南縣「此以蘭州在瀾

滄江東又以蘭倉水釋爲瀾滄江故謂博南縣置於蘭州非別有證

據也李元陽通志既謂博南在永平又從元志謂蘭州東漢博南縣屬永昌郡然蘭州與永平之間有雲龍縣即古之比蘇蘭州不應屬博南縣也

（哀牢）

前漢志無續漢志永昌郡「哀牢永平中置故哀牢王

國「晉志永昌郡有哀牢縣宋齊志無按哀牢之名有廣狹之不

同南中志「永昌郡古哀牢國」是廣義也續漢志永昌郡有哀牢縣

是狹義也又後漢書西南夷傳之哀牢夷則稱人種哀牢縣之地理

於史難徵李元陽雲南通志曰「哀牢縣在永昌府治東道光雲南

通志所說同惟李既說永昌府治東北三十里爲不韋縣又說府治

東十五里爲哀牢縣相距不過十餘里而設二縣未必事實又後漢

設哀牢縣於不韋之東十里則初當爲不韋地然後漢書西南夷傳

曰「哀牢夷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此可證哀牢與不韋非接近也又按續漢志「哀牢縣故哀牢國」哀牢國後漢始通中國舊唐書張柬之傳「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附」亦言前漢未治理哀牢則前漢已設之哀牢不韋二縣及已通之博南不應爲哀牢國地以哀牢國所設之哀牢縣不應在不韋唐故地後漢書西南夷傳稱「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南中志「哀牢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足見其地之廣戶口之衆稱王之多當非一縣所能容蓋置一縣以羈縻而已又南中志稱「哀牢王扈栗按即後漢書西南夷傳之督栗遣兵乘箠舡南攻鹿芟」今瀾滄江潞江江面雖寬而盤曲於大山中水流湍激不宜行

船惟大盈江瑞麗江則可船行蓋哀牢王所居在今大盈瑞麗流域順流而下以至鹿芟鹿芟或爲七十七王中之一在大盈瑞麗之下游又後漢書西南夷傳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之叛先殺守令次攻嵩唐再攻博南守令蓋居哀牢縣自哀牢至嵩唐再至博南其路線自西而東故疑哀牢地在今保山縣潞江以西一帶之地即騰衝龍陵及附近諸土司惟自西晉中原多故未暇治理西南永昌郡在寧州極西南更無餘力顧及故宋志已無哀牢縣元康末永昌郡淪於哀牢夷見下文南齊志雖有永昌郡惟注「有名無民曰空荒不立」蓋此時之永昌郡已不能治理則哀牢王或於此時移居永昌郡治永昌至是爲哀牢地於是後之言永昌郡者與哀牢相混不清而永昌郡東有哀牢山故李元陽誤以爲即哀牢縣故地且有以爲哀牢發祥

地在永昌易羅池者如白國因由等書亦附曾之說不足為信 又新唐書南詔

傳「本哀牢夷之後其先渠帥有六」而此六詔在西洱河附近故

金兆豐校補三國疆域志曰「哀牢縣在永昌故郡東」然六詔故地

本為雲南郡非哀牢王地也

（永壽）兩漢志無晉志永昌郡有永壽縣南齊志有永縣道光

雲南通志曰「想係永壽之誤」按南中志「元康末永昌郡值南

夷作亂閩濮又南移永壽去郡千里遂與州隔絕」又曰永壽今郡

按永昌郡治「永壽在不韋南千里道光雲南通志以為在今鎮康耿馬孟

定境內以地理審之所說近是 永昌郡治南移蓋因哀牢夷所侵

擾自後雖有郡名已不能治理也

（南涪）

（永安）

（犍瓊）

（西城）此五縣兩漢志無晉志永昌郡有雍鄉南涪南中志有南涪二縣南里疑印

南涪之誤南齊志有雍鄉永安犍瓊西城四縣 按此五縣地理未獲考惟

疑其地在今保山南蓋自永昌郡治南遷即於郡治附近之地設縣

今之順寧雲縣緬寧雙江等處或即此五縣之故地然其建置則不

能詳也 以上釋永昌郡竟

朱提郡

後漢書安帝紀「永初元年正月戊寅分犍為南部為犍為屬國都

尉續漢書郡國志「犍爲屬國故郡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爲屬國都尉別領二城」南中志「朱提郡本犍爲南部孝武元封二年置屬縣四建武後省爲犍爲屬國至建安二十一年鄧方爲都尉先主因易名太守屬縣五」晉書地理志「朱提郡蜀置統縣五」晉書王遜傳「遜以地勢形便上分朱提爲南廣郡」宋書地理志南廣太守晉懷帝分朱提立

按朱提本犍爲郡地後置都尉蜀漢設郡東晉又分爲朱提南廣二郡其所屬縣分別釋之請先言朱提郡

（朱提）漢志犍爲郡「朱提山出銀」續漢志犍爲屬國「朱提山出銀銅」晉宋齊志朱提郡並有朱提縣王先謙漢書補注「錢坫曰余得漢漢安洗朱提字作提按朱提洗多作提按玉篇提即匙字是義與蘇

林合按顏注引蘇林說徐松曰爨龍顏碑陰有功曹參軍朱緹李融之又作緹

緹緹並提之字音 按永昌郡傳「朱提郡在犍爲南千八百里治朱提縣」又曰「建寧郡朱提之東南六百里並見太平御覽卷七九一引所記里數未

必確然由此知朱提在犍爲郡南益州郡北又水經「若水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又東北至楚道入於江」瀘江水即金沙江未與岷江合流之上游經朱提縣西此可知朱提在今四川宜賓南境馬湖對岸道光雲南通志曰「朱提地志按一統志咸以爲屏山縣地而朱提山在宜賓縣西五十里復以雲南昭通府屬牂牁郡今以輿圖按之朱提當屬今昭通府屬犍爲郡不得以昭通插入牂牁」按以朱提釋爲屏山縣者蓋以水經「若水至朱提縣西爲瀘水」之語誤作至朱提縣西瀘水注之故釋瀘水爲橫江朱提爲屏山也陳澄說如是然水

經戴校曰近刻脫爲瀘水之爲字此一字疑慮冰釋且朱提爲犍爲郡治南千餘里則非屏山可知而朱提堂狼洗在今昭通出土者多詳見金石考則朱提即今昭通之說可信南中志曰「朱提縣有大淵池水名千頃池」又蜀都賦注「朱提有靈池在縣南數十里周四十七里」續漢志劉昭注引池即今昭通魯甸間之八仙海則今魯甸屬朱提又今昭通北之永善亦疑爲朱提所屬水經若水注「有瀘水東去朱提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東去縣應解作東至縣瀘水即水經之瀘江水非別爲一水也

（堂狼）漢志犍爲郡有堂琅縣續漢志無晉宋齊志朱提郡有堂狼縣按狼字作琅又作娘作螂並對音字張連懋曰「堂狼爲山名堂琅爲縣名堂狼山在朱提縣堂狼洗爲朱提造非堂琅造」詳見烏蒙

紀年引然永元十三年堂琅洗漢安元年堂琅按琅字反文洗琅字从玉張謂堂

狼洗無作琅从玉之說不可信按水經若水注「朱提郡西南二

百里得所箱堂琅縣」則其地在今會澤縣又華陽國志蜀志「會無

縣路通寧州渡瀘得堂狼縣」會無在越嶲郡南境即今之會理南

中志「李驤破越嶲伐寧州王遜使督護雲南姚岳距驤於堂螂縣

李驤卽取會無至堂狼之道今自會理至會澤爲交通要道堂狼

與會無隔江而居則今巧家亦當爲堂狼地續漢志無堂狼縣洪

亮吉補三國疆域志曰「堂狼後漢蓋併朱提縣續志注可證」王先

謙漢書補注曰「後漢朱提下劉注引南中志曰有堂琅山多毒草

據此堂琅縣併入朱提」惟按劉注引南中志朱提西南二里有堂

琅山則此堂狼山非堂狼縣內之山又宋志「堂狼令前漢屬犍爲

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朱提則後漢本有堂狼縣而續志失載或爲傳鈔所脫耳

〔漢陽〕 漢志犍爲郡 漢陽都尉治山關谷漢水所出東至警入延 續漢志犍爲屬國晉志朱提郡並有漢陽縣宋齊志漢陽縣亦屬朱提郡三國志蜀志費詩傳 建興三年隨丞相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 又諸葛亮與孟達書往年南征歲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 漢陽當即此地 按漢陽爲都尉治蓋犍爲南部都尉所在漢水入延卽延江南中志 漢陽縣有漢水入延江 水經延江水注 漢水出犍爲漢陽道按道爲縣字誤山關谷東至警邑入延江水 延江卽今之烏江也陳澧曰 今貴州威寧州三岔河出州東南境山東流至黔西州與烏江合 陳以三岔河爲漢水

此說甚是蓋延水發源於南廣在今之鎮雄其東流至警入延之水非三岔河莫屬也則漢陽縣當在今威寧水城之地 道光雲南通志曰 漢陽今敘州府慶符縣 清一統志同 然慶符無水入於烏江且慶符在南廣郡以北而漢陽屬朱提郡若釋漢陽爲今慶符則與朱提郡隔絕也王先謙漢書補注曰 慶符長寧興文皆古漢陽地據輿圖三縣有入江之水無入延之水所當缺疑 既知所釋不合而強從清一統志說此謬之尤者也 三國志蜀志法正傳 子邈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 則漢陽嘗設爲郡蓋不久卽廢故晉宋地理志未言之

〔南秦〕 兩漢志無晉宋齊志朱提郡有之 按南中志 南秦縣自楚道南廣有八亭道通平夷 則自楚道經南廣始至南秦有

道可通牂牁之平夷縣平夷縣應在今貴州大定黔西之地故疑今畢節爲南秦故地南中志曰「建安十九年劉先主定蜀遣安遠將軍南郡鄧方以朱提太守庾降都督治南昌縣」又曰「南昌縣故都督治有鄧安遠城也」二國志楊戲季漢輔臣贊鄧孔山贊注曰「庾降都督住南昌縣」則蜀漢初置朱提郡治南昌縣宋志南秦長注曰「本名南昌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是知南秦本名南昌秦昌字音相近南中志朱提郡有南秦南昌二縣疑誤

（臨利）兩漢晉志並無此縣宋志朱提太守有臨利長注曰「江左立」南中志南廣郡有臨利縣按臨利既屬朱提又屬南廣故疑其地蓋在朱提南廣二郡之交卽在今之彝良縣地

以上釋朱提郡竟下文釋南廣郡

（南廣）漢志犍爲郡「南廣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夔道入江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續漢志犍爲郡晉志朱提郡並有南廣縣宋齊志屬南廣郡南中志曰「南廣縣郡治」按符黑水卽今之納溪大涉水卽今之赤水河說詳水道考納溪發源於今威寧赤水河發源於今鎮雄是知威寧鎮雄爲南廣縣故地又水經「延江水出犍爲南廣縣」延江水卽今烏江烏江亦發源於今鎮雄南之威寧東北境與赤水河源相距不過百里蓋南廣縣所屬南及今之威寧北境也宋史卷四九六「敘州三路蠻東南曰南廣蠻南廣蠻在慶符以西」元豐九域志「戎州南溪郡治夔道其地界東南至南廣蠻百八十里」蓋在漢之南廣故地稱南廣蠻則今四川珙縣高縣亦南廣地道光雲南通志曰「南廣今敘

州府琪縣及鎮雄州其說甚是 南中志「南廣縣置鹽官」又漢志「犍爲郡南安縣有鹽官」南安距南廣二百里與南廣近詳見金石考今不聞宜賓以南產鹽蓋古產鹽而今已無也

(常遷)

(晉昌)

(新興) 兩漢志晉志並無此三縣宋志南廣太守有之並於晉昌常遷下注「江左立」新興下注「何氏不注置立」南中志亦有常遷新興二縣不注建置沿革不獲確知其地惟疑今之綏江鹽津大關及四川連筠高縣等地即此三縣所在蓋此區域在金沙江南應爲犍爲南部之地而此區域西北兩面至金沙對岸爲馬湖越嶺地東止馬湖江故知此區域爲朱提郡轄境南中志南廣郡下注黑水

羊官水即在此區域內詳見水道考然三縣位置如何不獲詳考也 南廣

郡之設南中志曰「蜀延熙中置」水經江水注同晉初蓋廢故晉志

不列懷帝復置之金光豐曰「考晉元帝之世刺史王遜移朱提郡

治南廣後刺史尹奉卻還舊治及李雄定益州始復置郡」惟按晉

書愍帝紀「建興四年五月平夷太守雷昭害南廣太守孟桓帥二

郡三千餘家叛降於李雄」則元年前有南廣郡蓋以孟桓之死而

廢故元帝時以南廣併入朱提至李雄復置南廣郡也

以上釋南廣郡竟